

<<宫弑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宫弑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1343296

10位ISBN编号：7561343299

出版时间：2008-08

出版时间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段琳琅

页数：23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宫弑>>

内容概要

人世间拈花一笑中有多少人可以轮回千年，繁花开谢不谢笑过的风尘又何时能终了，似是而非的梦幻心缘静静等待着的醒醐法门，可参透爱恨离别的真正蕴意。

    皇宫里，只有无情的人才能活着。

从我的心变得温和柔软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了这结局。

玉儿，我想带你走。

我知道你想走，只是你心理盼望的那个人不是我。

    在我要死去时，我没有恨，因为我看到了你，你在对我笑。

我也是怀着美好的回忆死去的。

    这又是一部穿越时空的情爱小说。

可饗各位历史爱情小说迷们。

## 章节摘录

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不该听信那群变态女人的话，说什么去看看那位十三爷的陵寝，感受一下古代墓葬文化。

如此破败真是没什么好看的，她们甚至还提议就在这儿吃饭。

我的良心冒头，“批评”她们对死者不敬。

她们都笑我：“逛都逛了，还怕这个。”

“不知为什么，我从来了这里就很不高兴。”

她们有说有笑，我只在一旁听着，忽然余光瞥见远处，残破的石柱旁似乎站着一个人。

我忙转过头去看，却什么也没有，我回头问朋友：“你们没看见有人？”

“她们依然玩笑：“你见鬼了？”

“我看错了？”

没有，我明明看见了，不，是我感觉到了那个人。

他的目光那样忧伤，似乎在等谁。

我按耐不住，还是决定去一探究竟：“我过去看看。”

“那个柱子旁真的什么也没有，正要离开，却听见似乎有人叫一个人的名字，我还没听清他喊的是什么，再回头却仿佛从高处坠下，只听风从耳畔掠过，我没来得及尖叫就已昏倒。”

康熙四十一年，马车已经在路上行了半月有余，我实在被折磨得憔悴不堪，这古代的交通可谓恐怖。

就这还是蒙古王公的车驾，若是平民百姓的，作为一个坐惯了汽车飞机的现代人，我不死也只剩半条命了。

来这里已经有三年了，还记得当时睁开眼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时也不是不震惊。

我现在的名字叫博尔济吉特·妍玉，还好我这个身体的母亲是康熙的女儿，会说汉语，要不我还不知道怎么和这里的人沟通呢。

现在我母亲的女人是被赐婚嫁到科尔沁部落的，科尔沁一向与大清姻亲密切，是蒙古最重要的部族，康熙皇帝很是重视，我有一个哥哥，大我十几岁，是父汗的前王妃生的。

本来还有个双胞胎哥哥的，可惜我们一起坠马，他死了，而我从现代附身过来，也算是九死一生。

我醒来只会说汉语，幸好大家只以为我病糊涂了，但是我的偶像康熙皇帝那群斗得乌眼鸡一般的儿子——论辈分该是我的舅舅，却认为我傻了。

我母亲——那位大格格，整天对着我哭哭啼啼，为了不再受折磨，我只好收敛情绪作个乖孩子，通过一定的表演使她相信我只是忘记一些事，并不是傻了。

可惜我的语言天赋有限，蒙语满语学得七零八落，还好我那位额娘对我疼得紧，能保住性命就好，其他并不奢求，我也就此重新开始了童年。

可惜我骑马也是二把刀，根本是马尾提豆腐——提不起来。

于是在草原上驰骋的梦想，只能靠我的双腿完成了。

转眼三年已过，有件事发生了，康熙皇帝要到热河围猎，蒙古六部王公都要去见驾，于是便有了这连日苦不堪言的奔波。

额娘看着无比痛苦的我，笑道：“你扭了这半天了也不累的慌？”

“这三年来我已当她为我亲生母亲，撒娇着趴在她腿上：“额娘，再不到地方，女儿这双腿都要废了。”

“额娘点我额头：“快改改吧，待见了圣驾，你也这般没规矩吗？”

“我一听兴奋地抬起头问道：“皇上是什么样的？”

他老人家慈祥吗？”

“额娘笑笑：“一路上净问这些，等你见了，自己看吧，只是你再这么没规矩是决不行的。”

“正说着，逍遥在外跪报：“启禀王妃，来了皇令，咱们今天不能进猎场，要在此安营。”

“我坐起身来，探头向外：“是只留了我们吗？”

““不光咱们，所有蒙古王公家眷们都在这附近待宣。”

## &lt;&lt;宫弑&gt;&gt;

”我点头，回头对额娘讨好地笑，额娘微微一笑一挥手，“去吧！”

”我如蒙大赦，跳出车去，逍遥忙扶住我。

“逍遥好好陪着格格，可别出什么岔子。

”我的王妃额娘发了话，逍遥跪应。

逍遥本叫巴隆，我听了郁闷，好好一个俊美少年叫这样的名字？

于是我便给他起了个汉名，他绝对配得起逍遥这个名字。

他比我大四岁，十七岁正是如花的时节，他的父亲是我父王的侍卫，逍遥这几年除了在前殿听差，最多的就是作我的侍卫，陪我玩耍教我骑马。

这里已经是热河近郊，我与逍遥信步随走，站在土坡上远远眺望，黄蓝锦旗翻飞，这次大约是正黄和正蓝两旗负责御驾。

逍遥站在我身旁轻声说：“前面好像出事了。”

”“什么事？”

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刺客。”

”逍遥答得很轻。

我心说怪不得把蒙古王公全挡在外面。

正在这时，远处来了三队轻骑，看装束大概是正蓝旗的人，三队人马分路而行，有一队人马冲我和逍遥站立的土坡驰来，待目力能及时，我看到领头的是一个身着白色骑装的人，黝黑的骏马，马上人白纓随风，虽看不清长相却觉得潇洒俊逸。

我指着来人，笑问道遥：“你的骑术比他如何？”

”逍遥微笑：“要比过才知道。”

”这孩子，谨慎得很，作风踏实不肯有丝毫卖弄。

眼见着人马已近前，我和逍遥被围在正中，这时我已经看清来人，银盔下如月的清俊容颜，乍看之下有如月下清辉，冷冷清清的却那样引人注目。

来人坐于马上微垂首看我们，后面一个副将开了口：“小姐是哪位王公的家眷？”

”大约是见我服饰华贵，身边还跟了侍卫，所以特别客气。

逍遥躬身行礼答道：“我们是科尔沁部的。”

”说完取了腰牌亮给他们。

那位冷面先生看了一下又开始打量我，依然一副冷清的表情，对逍遥缓缓开口：“带你主子回去。”

”说完扬鞭催马，后面的人马上跟上，去的远了。

看来事情还没解决，真是好事多磨啊，要见我的偶像还真是不易。

我牵着逍遥的手依然流连在山坡之上，身边站着这么个美少年，当然要逗一逗他，故作严肃：“逍遥，你是不是用了我的胭脂？”

”他面红耳赤，急急撇清：“格格，我没用。”

”我依然绷着脸：“真的没用？”

”“我真的没用。”

”我笑，“能承认没用，你可真勇敢。”

”他听了这话，才恍然发觉上了我的当，却也只是傻笑。

我喜欢这样的逍遥，纯真可爱。

采了各色小花，我看着花环笑着对逍遥说：“这些花你一天戴一朵的话，一个月够不够？”

”逍遥一愣，忙挡住我要给他戴花的手，他一边躲一边告饶：“格格，男人怎么能戴花，求您饶了奴才吧。”

”我俩就在这旷野之上你追我逐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逍遥唱悠远的蒙古长调，我合着歌声，跳刚学来的蒙古舞。

就在此时，有人骑马而来，在我们近前住步，马上的人看戏般俯下身看我们，戏谑的声音传来：

“你们玩得很开心啊！”

## &lt;&lt;宫弑&gt;&gt;

”我着恼看向那人，锦衣华服十六七岁的少年，英俊潇洒，神态间是豪爽大方的气韵，还好，若是一脸龌龊相还这样笑话人，我就让逍遥给他点颜色瞧瞧。

我没好气地回嘴：“要你管？”

”他仍笑，只是眼中有一丝黯淡一闪而过：“别生气，向你打听一下，看没看见一个骑黑马穿白骑装的人领一队人马经过？”

”逍遥要答，我拉住他，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”他又是一笑：“我？”

我是皇上身边的侍卫。

”我冷笑一声斜他一眼：“逍遥，咱们走。”

”那人一见忙从马上跃下：“怎么了？”

我哪得罪你了？”

”逍遥忙挡在我身前。

“我不跟撒谎的人说话。”

”我答。

那人一笑忙作了个揖：“我错了，我确实不是侍卫，可是也不是坏人，我正替皇上办差，望小姐如实相告。”

”说着拿出大内的腰牌。

逍遥替他指了方向，他上马向我抱拳微笑，“后会有期。”

”我戴着逍遥编的花毡，跑回大帐去献宝，“额娘，额娘。”

”额娘笑责道：“这丫头，安稳些吧。”

”我抬眼一瞧，帐子里多了两个人，不由连连倒退几步，心中暗惊。

真是倒霉，我今天下午遇到的那两个人，现在就在眼前。

“快给你四舅舅，十三舅舅请安。”

”我呆住，他们就是我必须讨好的两位未来人上人，四阿哥胤稹，十三阿哥胤祥。

特别还给了那位十三舅舅排头吃，不过，我猜测他为人，应该不会像冷面四先生那么记仇。

我请了安，然后赶紧躲在额娘身边，额娘抱着我笑：“这孩子自从吐故纳新，不叫叹气。”

”我笑答。

“偏就你的怪话多。”

”额娘笑嗔道，一面又吩咐丫鬟：“给格格梳妆，今儿个要进行宫见驾。”

”我惊住，这么快？”

还好很快我就可以回我的草原，那里无论如何还是平静的，皇宫总会让我感到莫名的恐惧。

乌压压一队一队的王公亲眷正进行宫见驾，远远龙椅上坐着的人，根本瞧不真切。

我暗自好笑，实在是太自作多情了，皇上看没看到我都是问题。

尽管科尔沁部与他关系密切，可这位千古帝王也不是简单人物，对待我们没什么不同，一切都有礼有度，没有丝毫偏颇之处。

我偷眼瞧额娘，她也规行矩步恭敬得紧，无从想象他们是父女关系。

想来便心凉，这就对了，在这里只有君臣，何来父女。

女眷们先退下来，去后宫参见随驾的娘娘们，按规矩一一去见过了，我同额娘便返回了惠妃的住处。

没了外人，这对母女才稍稍表露情感，拉着手叙些家常，说着就不免提到不知何日再相见的话题，两人都相顾抹泪。

我触景伤情哭了起来，想我一个稀松平常的郊游，竟有这种奇遇，不知现代的我是何等情形？

不知妈妈可好？”

惠妃娘娘瞧见我哭，拭泪笑道：“光顾着伤心，竟忘了这丫头。”

”说着拉了我的手到近前打量，夸了一通，又笑问我：“丫头你伤心什么啊？”

”我顺口答道：“看额娘伤心，妍玉心疼。”

”惠妃笑开了将我搂在怀里夸赞道：“好个孝顺的丫头。”

## &lt;&lt;宫弑&gt;&gt;

”我额娘也笑了，一屋子人都附和着夸开了，说我天仙似的人之类的话——说实话，这么听奉承话，还真是恶心，害得我午膳一口都没吃下去。

用完了饭，又开始闲聊，我只老实地坐在一边听，额娘就说一些草原趣事，惠妃娘娘听得津津有味，心里感慨，好可怜的人，住在那样的笼子里。

正聊着，外面有人来报：“大阿哥、八阿哥来请安”。

我看额娘神色有一丝不安又随即恢复，只笑对惠妃道：“额娘，这是内宅，原该回避的。”

”惠妃笑着摆摆手：“都是兄妹不必那么拘礼。”

”说完便差人传了大阿哥和八阿哥。

我大约知道，虽是亲兄妹，可是妹妹是蒙古王妃，出于政治原因是不能随便见面的。

上次四阿哥和十三阿哥那也是奉了圣旨，此情此景很明显惠妃是故意为之。

“哈哈，妹妹也在额娘这儿，可是赶了巧了。”

”这人一进来我只觉得屋里顿时挤了，身形魁伟一看便知是武将，留胡子，笑起来声震屋瓦爽快得很，真不知惠妃那般斯文的人怎么生出这么个儿子。

我心底暗笑，赶巧？

有心，不巧都难。

大阿哥身后那个青年，长身玉立风度翩翩，看来这就是那位身世坎坷，美梦终成泡影的八贤王。他笑意温文，彼时他们都一无所知，每个人都在努力扩张势力，殊不知从一开始就用错了法子。

怕被人看出我这满脸的遗憾，我生生忍住了心底那一声叹息。

“这孩子发什么楞，还不快给两位舅舅问安？”

”额娘轻轻推我，我才忙回过神来。

众人落座，我的“八舅舅”看着我微笑道：“这就是妍玉啊，病可全好了？”

”还未待我额娘作答，大阿哥就对额娘道：“我一听了消息就连忙告诉八弟，老八奏告了皇阿玛，才派了太医院最好的御医去。”

”额娘一脸感激：“多亏大哥八弟。”

”施恩望报！

一开口便落了下成。

不过看在救命的份上，我忍。

惠妃这时也问：“还记得那会儿太医回来说连话不会说了。”

为这我伤心了好些日子，可今儿个瞧这孩子竟是好好的，难道太医竟错了？

”额娘不无遗憾地叹道：“不知为什么，单单就会说汉话，蒙语、满语都不会说了，教也说不了几句。”

不过还好，学汉字到是快的，我带去的书，都叫她看了个遍，上次烦大哥找的《战国策》，就是她要的。

”八爷看着我微笑，惠妃欣慰地笑：“终归是佛祖保佑，爱看书是好的，这次我就带了不少来。”

”说着唤身边一个嬷嬷来：“找个妥当丫头，带玉格格去后面，挑几本书回去。”

...去吧。

”额娘点下头，眼里是无奈的神情。

“多谢娘娘。”

”我谢过便跟着老嬷嬷出门来。

竟然支开我，哎，好事不背人，背人没好事。

那个老嬷嬷招呼一个清秀的小丫头过来，就把我交给她：“芳龄，好生伺候着格格，不可有闪失。”

”那丫头规矩地垂着头应着。

也不知道他们在里面谈什么，最好别谈什么坏事，我还想安稳过日子呢！

惠妃住的这个院子里还住着宜妃，芳龄带我去厢房，打开书箱子歉然道：“格格，咱们刚到行宫，还没来得及收拾整理，请格格千万担待。”

”不想笑也得笑，在这里我学会了，不笑不开口：“没事儿，我自己慢慢找，你先出去吧。”

## &lt;&lt;宫弑&gt;&gt;

放心，不会给娘娘弄乱的。

” 芳龄也笑：“格格尽管找，回头奴婢自会整理，格格有事就尽管叫奴婢来。

” 她出去了，给我敞着门，估计是方便我叫她，好个心思细腻的体贴丫头。

低头弓背找书实在太累，我取一旁的坐垫，直接盘膝坐在地上，箱中一半是书，还有一半是字画，书可以过一会儿再找，我先拿幅画来欣赏。

其实我也只是看看热闹，赏画得是富贵闲人才会的闲事，我小户人家的孩子，又不是特别聪明上进，既没有家传渊源，也没有后来际遇，如何会懂这些。

不过我倒是知道，这些东西是很值钱，我看画不为看什么笔法意境，我只当我面前摆的是一摞一摞的火红的人民币，忍不住就开始笑。

我要是有幸能带这么一两幅画回去，我一定把它全换成我们坚挺的人民币，我是那么那么爱国，要不是怕弄脏了画，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

“不就是一幅春寿图吗？

有什么好笑的。

” 吓了我一跳，谁？

这么没眼力劲儿，惊散我面前红彤彤的人民币美梦。

一转头，一个帅哥的脸近在咫尺，“你是谁，？”

” 我没好气地问他，长得好看点儿了不起啊？

长得再好看也没有纸币上毛爷爷的头像令人敬仰。

“你就是妍玉？

” 他不阴不阳地瞅着我，这表情有损他的美貌，让人觉得他不是个好人，我上下打量他几眼。

他沉了脸，“怎么不回话，？”

” 耐性真差，我依然不答他的话，只把画推到他面前：“这画值多少钱？

” 他忽然笑了，“张口就是钱？

满嘴铜臭。

” 我也微笑：“钱可是好东西，穿衣吃饭不要钱的吗？

” 他好好打量我一番，再低头看一眼我手中的画：“这幅春寿图是去年惠妃娘娘寿诞时八阿哥画的，八阿哥没卖过画，我可不知道行情。

” “不管谁画的，留个千八百年，也能卖个好价钱。

” 我略微失望，原来不是名家手笔啊。

“又是钱。

” 他笑了，中肯地说，他笑起来是真的很好看。

“我是个俗人。

” 我笑答。

芳龄在外面回话：“九爷，八爷正找你呢。

” 他就是九阿哥胤禧，我抬头看他：“九舅舅海涵，这半天我腿都麻了站不起来。

” 也不是真站不起来，说实话我心里有那么一丝怠慢的意思。

九阿哥斜我一眼，终于还是摆摆手作罢：“免了吧。

” 加分，他竟然忍让了我的怠慢。

这时闯进来一个男人大大咧咧喊道：“九哥，你跟那个小傻子有什么好说的，说这么长时间。

” 火直上头，傻子？

是说我？

九阿哥撇撇嘴角假意道：“老十，别胡说。

” 十阿哥也看见坐在地上的我，还是神色自如：“噢，这就是妍玉？

” 我转头不去理他，把画收起来放回箱子里，又随手拿本书出来。

我低头翻书，根本不去看他俩，十阿哥的脸色不看我都想得到，一定好看不到哪儿去。

九阿哥忍不住轻笑出声，又咳嗽掩饰，我抬头笑看他：“舅舅，以后还是少跟缺心眼的人说话吧，看，都咳嗽上了不是。

## &lt;&lt;宫弑&gt;&gt;

”说完，我看十阿哥一眼再次低下头。

十阿哥愣住，“你说我？”

”我低着头阴阳怪气答道：“哦，您觉得我说的是您？”

”十阿哥张口结舌。

九阿哥笑出声来，伸手推面色铁青的十阿哥：“走，快走吧。”

”出了门才听见十阿哥在外面喊起来：“太没规矩了，太没规矩了。”

”九阿哥话音里全是笑：“你也是，不清不楚地混说，失了面子也是活该。”

”我今天才知道传闻，这三年来京中，蒙古部族中都说“博尔济吉特?妍玉格格三年前坠马摔成了傻子。”

”恼了，说我是傻子？”

受过侮辱但没受过这样的侮辱。

从行宫回来我郁闷得话都说不出，怪不得，那些王妃格格总是用探究的眼神看我，大约在想，为什么还不流口水？

为什么还不大小便失禁？

怎么还不发疯？

还不出丑？

逍遥看我神色不对，关切地问：“格格，您怎么了？”

”我用愤恨的眼神瞪他，这个家伙该不会也因为我是“傻子”才不跟我计较的吧？大约是我的眼神太可怕，吓得逍遥倒退一步。

“你是不是也当我是傻子？”

”我咬牙切齿地问。

他明白过来，忙摆手否认：“不、不、不、格格是最聪明的，您能把奴才耍得团团转，奴才傻倒是真的。”

”我听了这话，隐忍一天的眼泪掉下来，抓着他的手哭个不停：“逍遥，我不是傻子，我不是。”

”逍遥不安地看着我，他一向口笨，此时就更加不知如何安慰我，瞧着他的呆样子，我又笑了。

逍遥握着我的手，认真地说：“格格，我大概病了，每次你一哭，我就心疼。”

”我做一脸纯真状：“那你要找大夫看看才行。”

”不过心里甜确是真的。

回了草原再过几年就能成亲了，古人普遍早婚，额娘父汗那么疼我，哪怕他只是个侍卫，只要我说要嫁我想肯定没问题。

嘿嘿，奇遇万岁，我终于可以嫁人了！

嫁人之前，我一定要脱掉傻子的帽子，我可不想人们说，那个傻子没人要才嫁了个侍卫，我不屑嫁那些王子贵人，我只想和逍遥两个人回到我们两个人的草原。

夜宴开始了，明日就要开始围猎，皇上先请大家吃饭。

至于脱帽计划我正在制定，这可是技术与艺术并重的活，急不得的。

我观察了下环境，皇子们在皇上右手边依次序坐了，打头的是太子，长脸挺清秀的，脸色太白看着不精神。

我看他大约也是不得已，前有虎父后有狼弟，这位作了四十年太子的人，最后好容易精神了一次，他爹又说他造反。

左边就是蒙古王公的座位，我随父母坐在近前，我不能表现，只能等皇上点到我，才能发挥一下，但又不可太过，要恰到好处，以我的实力只能在餐桌上完成这个计划，上了围场我可做不到越成马横刀。

。

.....

<<宫弑>>

编辑推荐

不过是一次野炊，竟让她穿越了时空，有个人曾发誓在埋骨处等着她，等着早已忘记了那个誓言忘记了他的她……她叫妍玉，这个本该死去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穿越来的灵魂。

和十阿哥斗嘴，和九阿哥胤禩谈钱，和十三阿哥谈情，但是没想到这里处处是悬机，到底怎么办？

人世间拈花一笑中有多少人可以轮回千年，繁花开谢不谢笑过的风尘又何时方能終了，似是而非的梦幻心缘静静等待着的醍醐法门，可参得透爱恨离别时的真正蕴意。

皇宫里，只有无情的人才能活着。

从我的心变得温和柔软的那一天起，就注定了这结局。

玉儿，我想带你走。

我知道你想起，只是你心里盼望的那个人却不是我。

在我要死去时，我没有恨。

因为我看到了你，你在对我笑。

我是怀着美好的记忆死去的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